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周熠的散文：《回忆童年与做心脏搭桥术：人生标签》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6

[作者] 周熠

[单位]

[摘要] 一天，在一袋从市场买回来的金灿灿的鸭梨中，我发现了一个带疤痕的梨子。这疤痕与梨子没有过渡色，很是醒目，酷似一只鸟眼。那鸟眼定定地望着我，一眨不眨。透过这突兀对视的独眼，我忽然觉得这梨子很有点来历。这梨子肯定是有过些什么故事的。我猜测，它或被少年的弹弓射伤过，或叫鸟虫儿啄伤过，或被林阴下浪漫的恋人好奇地轻啜过……果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闲中无所寄，一时竟想起自身的伤疤来。

[关键词] 周熠;散文;回忆童年与做心脏搭桥术：人生标签

一天，在一袋从市场买回来的金灿灿的鸭梨中，我发现了一个带疤痕的梨子。这疤痕与梨子没有过渡色，很是醒目，酷似一只鸟眼。那鸟眼定定地望着我，一眨不眨。透过这突兀对视的独眼，我忽然觉得这梨子很有点来历。这梨子肯定是有过些什么故事的。我猜测，它或被少年的弹弓射伤过，或叫鸟虫儿啄伤过，或被林阴下浪漫的恋人好奇地轻啜过……果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闲中无所寄，一时竟想起自身的伤疤来。按时间顺序，我身上结存着四块疤痕，三暗一明。它们先后组成了我身体的一小部分，尽管被我常常忘掉或忽略不计，但既然烙印在身，便偶有抚抱玄想之时，就像翻出箱底久违的情书一样，默默地还会嚼出若干的叹息、痛苦或甜蜜。但我的疤痕无甜蜜可言。一处在大腿根，是个一字形的若有若无的疤痕。四五岁时候，闹春荒，吃糠吃野菜导致虚火旺盛，腿根鼓出一个灼灼的火疖子，红肿得像枚五月杏。盐水焯洗已不顶用，父亲只好背着我到五里外的白落街看医生。医生姓惠，老百姓都称他惠先儿。小孩子都害怕他。进了那樟脑味儿刺鼻的药店里，我就一边哭一边躲惠先儿。惠先儿一定是和父亲定了暗号，都说不怕不怕。父亲抱着我，扒开我的开裆裤，惠先儿为让我放心，远远地站着，两手空空(事后才知道，手术刀是夹藏在两个手指间的)。他看了好一阵，给爹说也是叫我听的：没事，过两天就下去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但还是警惕着他。一会儿，惠先儿说再让我摸摸，看他还是空着手，我也放心了。突然我杀猪般猛哭起来，惠先儿还是向我开刀了。那时没麻药，父亲死死抱着我，任惠先儿割刺冲挤。血脓流了一盅子，直折腾了一顿饭工夫，我满头大汗，又痛又怕几乎哭晕了过去。从此，一个冷峻的、不露声色的职业杀手的形象连同这条破旧的小街，便刀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

另一处在尾巴桩即尾骨尖，是一块丑陋的褐疤，亏得处于不见天日中。那是腿根的火疖愈后不久，夏雨过后，河坡上留下一层新淤的黄胶泥，明光光、滑溜溜的，于是河坡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滑梯。生性顽皮的我就和小伙伴们像精肚猴似的溜起滑梯来。当我第三次从坡顶急冲冲下滑时，淤泥脱尽，裸露出半个刀片般的蚌壳，嗤的一声，我的屁股被深深犁开，尾骨给划伤，血流如河……父亲又恨又疼，又没钱再找惠先儿，就用民间单方在锅底上抓一把灶灰和着半把碎烟末，狠狠地按在伤口上。我趴着睡了十来天，居然肿消成疤，伤好后便在屁股上烙下一道隐私性的丑疤。这是一个打着愚顽、贫穷、苦难印痕的乡村童年的独特标记。第三处疤痕是明疤，在鼻梁上端眉骨之下有一个浅浅的凹痕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几个带着红袖章的回乡知青，正围着灯商量明天开某当权派的批判会的事，只听“噹”的一声，门被石头砸开了。“不好，我们被造反派包围了！”惊叫声中，便见对面院墙外的建筑物上黑煞神般站着一排怒目圆睁、头戴乌盔的棒子队。还没反应过来，砖头、瓦砾便像雨点般砸了进来，接着就是我的眉与鼻遭到飞砖一击，眼冒金星，“打倒人了！”顷刻间墙外人呼啦啦散去……在不掏钱的同一派人的医院里，我躺了三天，管治管吃。缝了三针，留了一点疤，未伤及眼睛。这不是伤疤，这是自作自受，是拿最好的青春、最鲜的热血赌最可悲的虔诚与疯狂！第四块疤痕是新伤，当胸磊磊一道伤。那是在2003年，我个人虽未遭受非典之厄，却因突发心绞痛而危在旦夕。我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，患此重病，当是一劫。俗言道，在劫难逃。阎王请你三更去，不敢留人到五更。既然如此，坦然面对好了。但最后，家人们还是让我走上了手术台。我居然活了下来。这以苟活换取的是开胸剖腹后留下的一道历史伤疤，实际上是两道疤，因为做心脏搭桥术的同时，为取得搭桥用的血管，还在本人腿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痕。就像一片微缩的光碟盛载着巨大的图文一样，一个短短的伤痕、一块小小的紫瘢，隐含着各自的人生故事。

